

梦回山口洋(八)

作者：夏明

自个儿喝下。

还好，歇了一会，秋翔提着铁皮桶回家去了。当天没有收完的糖汁，由天和去完成。

椰活的大量工作在于榨椰子油！

阿水、天和用长长的大南竹绑上特制的椰钩（它不需要利刃，只需一段或圆或扁的坚硬的铁条，做成弯钩就行），逐棵逐棵椰子树去把老熟的椰子勾下来，这是比较危险的工作，要全神贯注，懂得躲避落下的椰子。对于太高的椰子树，椰钩够不到，则要爬上去，坐在树梢上，使劲用脚把椰子踹下去。

有了足够数量的椰子，就要拿起椰镖，挑起椰子甩成一堆。再把椰插（装在木桩上的

一把尖头铁插）安装好（木桩稳插入土中）。然后扎马步，双手抓住椰子，往椰插的铁尖压去，顺势往下推，分几瓣

把椰子皮剥下来。这也是椰活中的技术活，不小心的话容易伤了手掌，且要有力气。这些活，也就非阿水、天河、坤翔莫属。

剥好的椰子要破开两半。用砍刀背击在椰壳的适当部位（成熟的老椰子，其外壳形成时会有一条弥合线，击中它就能轻松的破开成两半），椰子水要准确的落入木桶中。椰子水是全家人的高级饮料，也是煮猪饲料的好东西。然后用椰撬（安装在木柄上的扁平铁匙），把椰子肉撬出来，要求尽量把椰子肉完整撬出来，方便下一个工序，如果椰子肉撬得太碎，下一步擦椰丝就很麻烦。

这一道工序，是葵香和玉兰当仁不让的事。葵香与玉兰姑嫂俩很合得来，坐在椰皮堆上开椰子撬椰子肉，玉兰跟着陈三的时候就干得非常熟练，她把操作要领教

给葵香，葵香学东西本来就不笨，很快就跟上玉兰的节奏，俩人不一会就把一堆椰子收拾好，转过去收拾另一堆。

姑嫂俩边做边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葵香虽然当了十多年老大奶，享了十多年清福。毕竟是从农村出来，又当过十年丫鬟，从天堂跌落人间，一切从头来过，不怕劳苦，很快就适应了椰林下的生活。玉兰与弟弟吉昌本来就感情最要好，玉兰非常崇敬吉昌，为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弟弟感到骄傲，吉昌也经常在生活中关照姐姐一家，公差到市镇回来，总不忘给姐姐家捎点小商品。

“陈三临走前对我说，将来有机会，一定要带儿女回去广东陆丰看看，让他们知道，我们的根在那里，我们的家乡在那里。”玉兰经常会对葵香说起关于陈三的往事

“我也很想念我的家乡。”葵香说。

“你还记得家乡的样子吗？”

“记得！我离开的时候已经8岁了。那年，家乡遭水灾，种下的稻谷番薯都烂在地里。听说饿死不少人。水客生叔挑了番薯来到家里，爸爸就同意他把我带来南洋，说是不走也会饿

死，走了，两担番薯还可以让家里弟弟妹妹吃一阵子。”

姑嫂俩都年纪轻轻的成了寡妇，心中的凄凉和痛苦都感同身受，没能向旁人诉说。因此，她们同病相怜，经常相互安慰、劝导。

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”，玉兰没有机会上学，与葵香一样大字不识一个，葵香就会经常把自己从甲必丹奶那里学来的增广贤文传授给玉兰。

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。”玉兰把学过的一句用上了。

她们俩都把长头发盘在脑后，卷成发髻。玉兰的发髻插着陈三生前给她买的银簪；葵香则插着金簪，是吉昌生前为她打造的纯金饰物之一。玉兰时不时要用小手帕擦拭左眼，受伤的左眼尽管看不见东西，也会经常流泪。

“为了孩子们的将来，我们再辛苦也甘愿。”玉兰说。

“我们都是苦命人。”葵香说。

“是因为政府无能，穷苦人才被卖猪仔到南洋，是陈三过去经常说的。”玉兰感慨的说。

收拾完所有堆起来的椰子之后，她们俩又把去了外皮的

椰衣（椰皮纤维），拾掇拾掇，准备把它们捶打服帖后搓成绳子；不去外皮的还可做成刷子。

‘勤劳的双手、节俭的习惯，姑嫂俩懂得怎样过日子。

她们又把在撬椰子肉时得到的椰卵（椰子的胚胎）挑几个比较嫩的用椰壳装好带回家，那是桂媚、德翔最喜欢吃的零食。

撬好的椰子肉装满竹箩筐就挑回灶间，那里腾出一个地方，专门用来把椰子肉擦成椰丝，这项工序必须在室内进行，以保持椰丝的干净整洁。这道工序，除了玉兰、葵香，梅媚已经可以参加了。椰擦，是用许多小铁钉整齐的排列钉牢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，约莫20公分宽，50公分长，剪掉铁钉头，置放在矮木桶中，一头搁在桶边呈倾斜状。用完整的两瓣椰子肉相对合拢，中间安排好适当的椰子肉，把撬碎了的椰子肉夹在中间，到两手可以握住的程度，对着椰擦板向下推去，然后往返拉推，椰子肉便被铁钉擦成丝，落在木桶中。

把椰丝装满半箩筐放在高木桶上（用两块硬木板架在木桶上，托住箩筐），这项工序，要靠阿水、

